

永遠的星星

那一年夏天，爸爸調職，我們跟著搬到北投。新家在郊區，附近有一條潺潺的小溪，仰頭可以看見美麗的觀音山。屋後那一大片綠油的草地，最是迷人了，我們經常在如茵的草地上嬉戲，追逐蚱蜢、蝴蝶，傾聽蟲鳴和鳥唱。

印象中，最快樂的時光是夜晚，在草地上或坐或躺，看滿天星斗，聽爸爸說他童年的故事。有一個雨過天青的夜晚，天上的星星像用水洗過似的，變得更多、更亮。廣闊的夜空，像一片布幔綴著無數的亮片。當我看著那顆最大、最亮的「啟明星」，好想伸手把它摘下來，做成元宵節的小燈籠。當我正沉醉在星空下時，爸爸親暱的問：「你知道北斗七星在哪兒嗎？」

我抬頭問：「在哪兒？」爸爸指著天上說：「你看，天上那排成勺子形狀的，就是北斗七星。」

我順著爸爸手指著的方向，在密密麻麻的星群中尋找，終於找到那七顆星，樣子就像正在舀水的勺子。我問爸爸：「那勺子可以舀水嗎？」

爸爸拉著我的手告訴我，傳說北斗七星是天神的勺子，每天晚上天神會到銀河來舀水，那銀河的水可以洗滌一切煩惱。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，只要靜靜的看著北斗七星，那天上的水會清洗憂傷的心靈，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就會消失。

後來，我長大了，爸爸離開人世，再也無法和我坐在一起看星星了。每當心情不好的晚上，夜深人靜，仰望燦爛的星空，看著北斗七星，想到爸爸的話，就好像看到了爸爸。慢慢的，我就忘記心中的煩惱。北斗七星就像永遠陪著我的爸爸，在我的心中，爸爸是我永遠的星星。

落花生的性格

在許多果品裡，我最愛落花生。這並不僅僅因為它價錢賤、好吃，而實在因為落花生這種植物，有許多可貴的德性，可以讓我們深思，可以從它得到許多啟示。

落花生看起來很軟弱，矮矮地趴在地上，既不能當先迎接太陽，也不會在風裡雨裡表現英姿或者嬌態，毛茸茸的暗淡葉子，平凡粗俗的黃花，一點兒也不能動人。可是它的生命力很強，韌性很大，不怕冷也不怕熱。耐旱也耐澇，碰著冰雹，受害很輕。病蟲害更少，連土地的肥瘦也不選擇，總是一點兒一點兒地長，把它的種子散佈到全世界，海灘也有，山坡也有。這種偉大的適應力，是許多嬌嫩、高貴的植物趕不上的。

落花生偷偷地開花，暗地裡結果，每一顆長的果子並不多，可是每一顆果子都充分有發展為一棵新生命的可能。世界上有些充滿野心的植物，像柳樹的飛絮，榆樹的散錢，椿角、蓬子的隨風飄舞，像是一下子要把它的種子鋪滿世界。其結果一百顆種子裡也不見得有一棵能成就長大。野心的大小跟成功常常成反比例。落花生安分守己，發展得很慢，腳步卻踏得最堅實，它很少碰到失敗。

許多植物憑藉風的力量或是動物的力量，來傳播種子，他們不能不長上美麗的顏色，芬芳的味道，輕浮的身體來誘惑對方，適應對方。落花生不想借助外力，它把果子深深地埋在土裡。表皮長成跟泥土一樣的顏色，一層又一層，外面沒有色，也沒有香，把濃厚的油澤包藏在最中心，頂謙虛，頂本分，像闇然自修的君子。

在蔓生植物裡，凌霄、藤蘿是美麗的，葡萄、西瓜是迷人的，菟絲、牽牛是潑辣的，可是比起落花生來，都像缺少了些甚麼。落花生在平凡裡有雄奇，在渺小裡有偉大。

美在顏色

小時候我喜歡畫畫，特別是一種配顏色的遊戲。我有一盒十二色的不透明水彩，是外婆送給我的生日禮物，它們像迷你牙膏似的排排躺在盒子裡。

在還沒有扭開這些水彩牙膏的頭蓋前，我會先去捏捏它們。有的瘦，有的胖，有的矮，有的高，不用說，從外表一眼看去，就知道我比較喜歡誰了。那些扁些、短些的，就是玩得太高興的結果。

顏色變魔術是很有趣的遊戲：擠點兒天藍在小碟子裡，再配點兒鮮黃，用水彩筆沾點水，和一和，變成了草原葉子的綠；再擠點兒紅，加上點兒白，和一和，就成了小女孩臉頰上的粉紅；淺綠加草綠也是綠；淺紅加紫紅，還是紅。墨綠添加深藍，就有了海洋的波浪，增加黑色，就有了秋天枯葉的詩意，如果改加濃黃，又回到春臨大地的明麗。你不妨自己也來畫畫看！

我坐在書桌前玩了整整一個下午的顏色魔術，簡直成了一個孫悟空。變，變，變，變出了番茄紅、櫻桃紅；變，變變變，變出了天空藍、海水藍、馬褂藍。我走進了色彩的探險迷宮，神仙姐姐揮一揮神仙棒，一分鐘之內冒出三百個驚奇泡泡。

要謝謝爸爸媽媽給我一雙完好的眼睛，讓我認識了美，學習觀察顏色的變化；要謝謝爸爸媽媽給我十個靈活的指頭，讓我學會吃飯、寫字、跳繩、拉提琴，還會調弄顏色盤。在長長的人生紀念簿上，為金色的童年譜唱七彩的音符；更要謝謝許多顏色小精靈，在我閱讀的時候，像耶誕樹梢一路披掛的彩燈，閃動著亮晶晶的眼睛，微笑著說：記得嗎？朋友！怎麼不記得呢？「春眠不覺曉」是「綠」，「花落知多少」是「紅」；「床前明月光」是「銀」，「疑是地上霜」是「白」。

當大家說：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的時候，我就說：「書中自有色、香、味。」